

我有我天空 - 第 15 集-廖大年-康復思路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D 廖大年 Darwin

W：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，我是 William 陳衍弘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美食，不知道大家喜歡吃什麼呢？我喜歡吃甜的、鹹的、海鮮也可以、煎炸的就麻麻、辣的就千萬不要找我。但是今天請來的嘉賓就喜歡吃雜果，他跟我說甚至是每口雜果都要甜的，因為甜才好吃。這位朋友就是廖大年。

D：你好，William。我是 Darwin 廖大年。

W：這個名字很特別。大年，可否說給大家聽是什麼意思呢？

D：大年這個名字是我爸爸的中文老師袁老師改的，老師本身精通中英文、亦是佛學居士。

W：為何他給你這個名字？

D：他說我出世的時辰八字跟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相沖，所以要用「年」，那隻農曆新年出來吃人怪獸。大年獸能治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。

W：嘩！這樣改名，你應該很富貴了。

D：小時候來自一個生活環境很好的家庭。

W：OK。你成長時，很多小朋友都是讀書、上學、去玩，我猜你也一樣，是嗎？

D：小時候跟其他小朋友一樣，有一個幸福家庭，有很多親人、爸爸、媽媽，都是去玩、讀書、好多活動。而當時就讀的小學是全香港最深、最勁的小學。

W：哎呀。

D：英文程度、學術程度是最高的那間，迫得人很厲害，真的要天才方可應付。

W：OK。即是要會考全都是拿 A，一直升上去到完成中學那些。

D：所以當時那小學好出名，是尖子小學。很多名人在這裡出來。

W：你應該算是能夠應付得來的嗎？

D：讀到，還是中高材生。

W：當時你很不開心嗎？

D：因為那時候對自己的要求很高，要做到很完美。加上家人、老師給我的壓力，小時候又多病、害羞、易驚、自卑、木獨，常常被同學玩弄及取笑。五歲開始有鼻竇炎，常流鼻涕，就被同學嘲笑是鼻涕蟲。有很多人對我很好；但又有很多人戲弄我得很厲害。

W：你沒有告訴老師？

D：因為那時候不懂表達、不懂說話、不懂跟別人溝通，什麼也是放在心裡忍著，形成很多心理問題出現。

W：那麼爸爸、媽媽呢？你那時候有沒有跟爸爸、媽媽說我上學不愉快？

D：媽媽記得我小時候常常嚷著不上學的，但她又不知道原因，於是強行帶我回到學校。

W：挺有趣。但是你回到學校不開心，上學也是不好的事了。

D：是啊。那時他們也見到這情況，五年級時曾經想轉我到另一學校，但我覺得那裡很遠，同學又不認識，害怕了便不敢轉過去。就此留在原校讀到畢業。

W：讀到六年級？

D：是。

W：那時候有壓力。壓力大到怎麼樣呢？

D：六年級的時候，我們要升中學，壓力真的很大。因為中學決定了你將來的命運。記得自己為了讀書，媽媽每晚跟我補習，我自己又做功課，一直做到十一點半；我做得很慢。老師迫得很厲害，要求很高。六年級的時候學校淘汰到只餘下兩班，而我在精英班畢業時排名第六。

W：應該穩陣，升中學沒有問題。

D：升中學沒有問題，但那時候人人搏鬥到最盡，真的很害怕。

W：產生了什麼問題？現在很多家長也是這樣，「唔通現在不催谷兒子嗎？為了考試、升學，當然要催谷。」你當時被這樣催谷，出現了什麼問題？

D：開始神經緊張、恐懼考試、抑鬱，很多時自己生理上或心理上不平衡，就會很多病了。

W：那時你年紀那麼小，也知道什麼是抑鬱嗎？

D：我只是覺得常常不開心、情緒低落，有時候自閉、不懂說話、不懂表達、不懂說出問題。那時候不知道這個專有名詞，但媽媽已帶我見輔導員、帶我見精神科醫生的了。

W：明白，醫生怎樣說？

D：醫生說是因為考試的問題，升上中學後便會沒事。輔導員很好的，跟我聊天、亦幫我開始練好組織力、閱讀能力，舒緩心理的壓力。

W：升到中學後換了另一些同學的，有沒有好些呢？

D：有。初初入到去那時有很多同學很頑皮的，很厲害的戲弄別人。適應後讀得很好，亦認識了很多好同學，還跟他們成為朋友。在不同界別認識了很多，今時今日再見面時是朋友、兄弟，五年的中學是最珍貴、最開心的時間，常常運動，常常學東西。

W：那時候應該很健康。

D：很健康，身體很好、很健康。入學那時有位副校長管理學生的，入學時對我很關照，在中五的時候成為了校長，我也多謝他。到現在他跟我關係仍很好，我視他為恩師，過了三十多年仍是很好。

W：這份情也很難得。

D：是啊！校長很多謝我在學校做了很多東西，為學校貢獻了很多，發揮了學校的精神。他覺得很難得。

W：OK。到了中五便要考會考？

D：是啊，考會考。

W：你怎樣釋放當時的壓力呢？

D：考會考時就是不懂釋放，又有事情發生。

W：但那時你應該長大了，應該好些吧？

D：因為小學考試恐懼留到現在，加上聽到很多人生、死亡、恐懼、疾病、意外等等，統統都出現了。接著就是抑鬱、緊張、流冷汗、失眠、憂慮、焦慮，後來思覺失調，有很多幻覺，腦袋亂了控制不了。

W：等等，幻覺的意思是指一個畫面？還是……？

D：在腦裡見到很多畫面，很多的真與假。

W：但真是不存在的？

D：不存在的。真與假亂了、常常有聲音不斷說話、不斷重複。因為我天生有豐富的想像力、創造力，有了這些東西放進裡面便已經失控，形成精神分裂病症。

W：我認識的朋友裡也有這些病，他說常常聽到別人說話。

D：常常聽到別人說話、很多字、很多假象、真與假……

W：你有這麼多看不到的畫面，如果出外過馬路會否有問題呢？

D：我的想像力很高，在我的想像中能夠看到畫面，彩色、黑白畫面都看到。所以整幅圖可以完全顯現出來。小時候見過的東西：彩色、黑白、彩色圖案、黑白畫面、變化的東西、聲音……全部出現。

W：當時你有看醫生的了。

D：是啊。

W：沒有藥物治療？

D：因為媽媽覺得我太遲出聲了，出事後一直沒有出聲幾個月，開始惡化、考試衝擊大，結果一發不可收拾。

W：完成了中五，當時的成績怎樣？

D：校內的模擬試還可以，但是考公開試就失敗了。歷史上考試失敗，就是那次，形成很大的陰影，到現在仍記得這件事。

W：人生跌了落谷底。

D：谷底。

W：當時你怎樣走出來？

D：當時自己也很辛苦，那些幻覺常纏繞著我，後來見有新的學校開了，媽媽叫我不放棄，繼續讀書。我肯去讀、新學校也教得很好，很好聲譽，讀了後自己成績很好，翻新了。

W：當時也要很大勇氣。

D：要很大勇氣才重新站起來。

W：當時靠什麼呢？

D：靠什麼呢？在中學的五年時間裡，很注重那種打不死的精神，這種永不言敗的精神，灌輸到每一位學生身上，靠這種精神重新站起來，再來過、再嘗試、再衝刺，便發揮了這種精神。

W：你的成績算是成功了，是不是繼續升學？

D：接著去了美國讀大學。

W：應該不錯啊。你剛才所說香港讀書的制度壓力大，在美國應該沒有壓力，是嗎？

D：一樣有的。

W：為什麼呢？

D：那間學校是要催谷成績，要威、要贏，要展示給人看。

W：你又讀那些名校？

D：它不是一間很厲害的學校，它以為自己很厲害、很炫耀。有些老師很好，有些老師很惡，八十年代老師很歧視亞洲人，欺負到盡。遇到過很多很難受的經歷，經驗過很多沒人想像到的事。

W：例如？

D：遇到被人欺負到盡、被同住的人欺負到盡、玩到盡，很多美國人玩弄你、歧視你、羞辱你。不小心接觸到他們權利或利益的話，就會被狂罵，遇到很多暴力事件，也親眼目睹很多暴力、很多罪案，見過黑社會及人性醜惡一面之後，才知道原來美國社會較香港更冷酷無情，完全無情。

W：當時找什麼人幫助你？

D：家姐、妹妹、姨媽、阿姨、細舅父、大舅父。

W：都在外國？

D：都在那裡。還有些很好的朋友，幫助我面對逆境、互相勉勵和支持。

W：在那邊讀了多久？

D：四年。

W：四年都是一直被人歧視？

D：是啊，那時代是很嚴重的。

W：其實在第一年的時候什麼也應該感受過，為何不打算離開呢？

D：留在那裡是因為覺得我不能成世被人看小，我並非一定要依靠媽媽才能生活，自己也能夠獨立生存的。這些對我媽媽來說是很難受，常常被人說，說她造成兒

子這樣。於是我不能被人看小，變得獨立，一定不依靠媽媽，靠自己勇敢面對問題，亦不能半途而廢，要堅持到底，一次失敗、一次挫敗，憑上帝、朋友鼓勵，我中學時學到的精神，失敗了再鼓起勇氣重新來過，不放棄便得到支持。

W：你有信仰？

D：有信仰，是基督徒，信仰耶穌基督和上帝。

W：祂也幫到你。後來在那邊畢業嗎？

D：未到畢業的時候遇到一次很嚴重的交通意外。

W：吓？

D：自己駕車被外國律師撞上來，差點連命也保不住。只傷了腰、頸，是上帝的恩典。對方是一個美國政府律師，他古惑地不報警，自己逃走，後來幸好有位女士報了警，警察來到問為何會造成意外，他立即瘋癲了。逼使警察人員寫報告，美國很喜歡先告別人。

W：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。

D：推到別人身上，找別人錯處來告人，這個文化到現在還是不變。

W：你當時只有一個人？

D：是啊，一個人。

W：面對這交通意外，那個是律師。

D：初時不知道他是律師，後來離開時警察才說他是律師。

W：你害怕嗎？

D：那時也很緊張，他瘋癲的時候又向人們求救，但幸好來了一個很好美國警察用手撐著他，不願意幫他打報告，說三藩市這兩年來意外沒有人受傷便不會打報告，有什麼事便找保險公司，那警察用手撐著他。那美國律師胸口直接壓向警察，於是警察退後。

W：那個律師在使用陰謀。

D：是。

W：如果得逞了的話，當時你需要負上什麼責任呢？

D：賠償他的車子損失，他會把數做大，再告你。因為美國人很喜歡這樣。

W：要坐牢嗎？

D：不用坐牢，民事訴訟。但美國人很喜歡很小事便告到別人傾家蕩產，很小事便會索取天文數字，他們最擅長是這樣賺錢的。

W：明白。

D：我不是歧視美國人，但這些是美國文化，在美國回來的人全都知道的。

W：但是身體怎樣？你的頸、腰、手、腳怎樣？

D：很恐懼，恐懼得很厲害！駕車有陰影的。

W：但是你回到香港後有沒有駕車？

D：回到香港沒有試過駕車。

W：你也知道香港的交通，人煙稠密得很厲害，跟外國的道路完全不同。

D：我知道，但後來二零零四年左右在愉景灣媽媽買了哥爾夫球車，駕駛到現在。

W：那些跟在鬧市行駛有不同。

D：我在鬧市已沒有駕車了。

W：在美國畢業了嗎？

D：沒有畢業。

W：但是你讀了四年的。

D：因為在不知道制度的情形下，重複讀了一些沒需要的課程，只差少許時間便能畢業了。但回港後我不想再去，要養病。

W：因為那次交通意外？

D：交通意外，還有精神問題。精神健康亦不好。

W：回來後，香港政府的醫生怎樣協助你？

D：都是看私家醫生。

W：看私家醫生，是專科的？

D：精神科醫生，亦看過脊醫。

W：通常精神科來去都是幾種方法醫治你的，一是給藥你吃、一是跟他聊天，把你的不快進行調教。當時你的醫療過程是這樣嗎？

D：他會和你聊天、開解，說些正確的思想，教你在生活上怎樣做，亦會給藥你吃。

W：「生活上怎樣做」的意思是什麼？

D：比如說應該早睡早起、對事物的要求不要過高。

W：世事沒有完美。

D：或者叫你不要吃些對身體沒有益處的食物、應該多做運動，在很多方面鼓勵你、幫助你重投社會。

W：但是我聽過有些人說音樂治療。

D：很有用的。

W：有沒有用這方法幫助你？

D：有。因為我從幾歲開始便喜歡聽音樂，聽了四十年，對音樂很愛好。那時喜

歡聽日本電子合成的音樂，例如喜多郎、打本名一。很多的音樂對於當時傷痛、壓力是一種治療來的，能夠治療。

W：除了音樂上及藝術上的，還有什麼幫助到你？

D：運動、跟人傾訴、出席社交活動、做義務工作，找回自己的價值。覺得還有很多人慘過自己，幫助別人，會建立自信心。

W：挺好啊。

D：還有自尊、信仰、朋友家人的鼓勵和接納、心理輔導員的正面思想、一些勵志書，亦有行山呼吸新鮮空氣及做運動。

W：你也很積極。

D：還有攝影，亦有帶過一些同學去。

W：等一下，我要問，當時你的內心已這麼複雜，是嗎？

D：沒錯。

W：你有這麼多的不愉快的經歷，那麼攝影時會否特別影下一些負面或陰暗的畫面？

D：會的，我重看也覺得有陰暗的感覺，而且還充滿創造力和想像力。

W：但是這樣的攝影活動怎幫助你呢？

D：攝影就是帶給自己一種滿足感，被人欣賞時自己很高興。

W：跟人分享。

D：跟人分享好像是喜悅，透過相片創造自己的世界，把自己腦裡所想的表達出來，以及發揮創意。

W：你有沒有開過相展？

D：自己沒有開過相展，但很多相片公開展覽過，在不同的教會、會堂展覽，也

有在不同的神學會畢業典禮中展覽，有參與不同地方舉辦的大製作，亦有放在網上的，我幫助過很多機構、個人，甚至七一大遊行、聖誕聖詩、政黨、學校，已經攝影超過十萬張了。

W：如果你有機會開相展，我也想去參觀一下。

D：多謝，到時候一定會邀請你們來。

W：到時候找個較為擅於口述影像的人。

D：自己可以解釋得到。

W：也可以的，因為背後始終有故事。

D：有個創作的理由。

W：回到香港後，你還有沒有繼續進修？

D：回到香港後有繼續進修不同的題目，曾經想讀學位，但當時亦時不利兮，在很多的制度下覺得原來在香港完成了中學之後是本地學生。那時的風氣歧視香港剛畢業學生，如果持海外護照，便立即讓你在大學插班；如果當時你沒有在香港讀中五，在外國讀書的又讓你入班，如果是外國人就一定讓你入。但是香港人就一定要完成中五、中六、中七。若果不是就不讓你晉升，殖民地完全歧視本港人的。

W：當時你怎樣辦？

D：當時繼續找別的機會，亦申請過美國一間大學學位課程，致電問何時上課只給你一些資料。問何時買到書、怎樣考試，完全也不清楚，但又已付款，處理了一年都搞不好便算了；曾經到過公開大學讀一年社會科學課程。

W：你也很好學的。

D：很多方面我也學習的。在學術方面二十多個科目我也有研究過。

W：我又想問一個奇怪問題，你說小時候被人笑你為「鼻涕蟲」、歧視你的。

D：到現在仍有人當我是傻子。

W：你在學校的經歷應該是不開心的，但為何你的生命足跡仍然常常出現在這些學院裡？你不會覺得在學習的地方會遇上這些會傷害你的人？是否不該去那些地方？有沒有這樣想？

D：這個已經克服了，學院的人不會傷害我。想著重投一間學校，正規讀數年學位。如果他日上帝呼召要我做牧師，就一定要去，這個就是選擇。

W：這些就是後話。想問回你是做什麼工作呢？

D：以前我家有一間洗衣店在愉景灣的，開了二十一年半，我都是在家做其他工作的，比如是攝影、寫作、幫助別人做設計等。

W：設計什麼？

D：平面設計。然後幫他們印出來，同其他人合作過很多銷售產品的工作。

W：平面設計是不是常常也有些靈感？

D：我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人。

W：但是你的想像力是否在狀態不好時想出來的？還是在穩定情況下預先想定？到底怎樣呢？

D：曾經是在穩定時想到的。

W：OK。

D：狀態不好那些就是負面的東西；狀態穩定的想出來的就是有意思、正面的東西。

W：你最喜歡的作品是什麼？畫過什麼？設計過什麼？

D：我最喜歡的作品就有幾幅，一個是一九九六年我爸爸洗衣店要創作三個廣告，要色彩繽紛的，於是我做給他。

W：是海報還是什麼？

D：一張是海報、兩個是燈箱廣告，放在愉景灣廣場裡的。三個廣告都是彩色繽紛，但是三個設計也不同的，一個大膠板首先有一片雲、有七色彩虹拉向下，下方有些樹林、草、花。

W：很有生命。

D：很有生命力，把聖經創世記的觀念挪用來設計。上帝創造天地萬物，有樹林、草、鳥語花香、太陽、雲、七色彩虹。七色彩虹就是上帝與諾亞立的約，以洪水退去不再來毀滅世人來證實此約。

W：你的設計挺好啊。和你談天這麼久，我完全不覺得你有些什麼毛病。

D：用了無數時間克服，重投社會。

W：克服當然是要看看各人的努力成果。到底香港人怎樣看你們這些所謂有思覺失調的人呢？

D：很多時候他們會覺得很抗拒，不認識我們這類人的話，會很抗拒。以前的排斥比較嚴重，現在也少了。亦有很多人對著我的朋友當我是傻子被玩弄，當著我的朋友面前嘲笑我是傻子，到現在都是這樣，不認識我的人就會這樣。

W：會。

D：認識我的人會很尊敬我，不認識我的人就會這樣看待我。

W：找工作需要寫你有這問題嗎？

D：我會 **Disclosed**，我不想隱瞞。

W：明白，但是同事接納到你嗎？

D：不是每一件事都接納，也不是每一個地方也能接納。因為香港是全世界最高效率、最急速的社會，遇到這問題時大多不會考慮接納。

W：你在香港生活過，亦在外國生活過。當你病發的時候，你最想找什麼支援幫助你呢？

D：最支援幫助的是想找人傾訴，去一個寧靜的環境讓自己腦袋平靜下來。

W：比如你說找人傾訴，即是需要一些專業人士。

D：專業人士又有。或是一些懂輔導的朋友。

W：需要一些社工。

D：很有愛心的朋友。

W：或是心理輔導的。

D：心理輔導那些亦需要。

W：這些機構或資源在香港是足夠嗎？

D：坦白說很不足夠。

W：你有沒有試過排隊等候爭取一個服務，比如找一個心理輔導員和你聊天，要等候多久呢？

D：等候心理輔導員的時候，我慶幸可以 **afford** 得到私家心理輔導員。

W：以你所知香港要排多久？

D：可能一個月。

W：一個月？

D：甚至更長的時間。

W：但當時你正是發病中。

D：幸好我不用看政府安排的。

W：若果等待政府安排，那真是挺大件事的。

D：現在我有私家精神科醫生跟進了十五年，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開始吃藥計，到現在剛剛好是二十八年。

W：我有些朋友常說長期吃藥不好的、有很多副作用。其實是嗎？

D：是很多副作用。坦白說精神科是最難康復的病：藥費最貴、時間最長、副作用最多。但是當你不吃藥的時候，問題便會爆出來，可以很嚴重、甚至嚴重過以前。

W：就是好像有時會發生的悲劇。

D：悲劇產生後便不願看醫生、不肯吃藥。

W：傷害其他小朋友和街上的途人。

D：沒錯。

W：但是醫務界是信任你們的，相信你自己可以管理好自己，便給藥你。你有什麼好的提議或好的方法？比如在聽的聽眾有這些需要的話，怎樣可以令他們健康些呢？

D：要令到自己健康些，一方面是自己一定要去看醫生，一定要說出自己的問題，並且一定要依時服藥；甚至有些中醫的治療能夠輔助的。

W：中醫是針灸嗎？還是怎樣？

D：針灸幫助你放鬆神經，推拿、腳底按摩調節身體系統及荷爾蒙內分泌。

W：這些我都是第一次聽。

D：這些都是輔助系統的，雖然不會令你立即康復，但幫助你舒緩壓力、排毒、流通血氣，都有幫助。另一方面，除了要做些運動，亦要看開一點，不要執著，不要要求過高。若有些人傷害你時，第一你要寬恕傷害你的人；第二要藉著智慧分辨，不要接觸他太多讓他有機會再傷害你，否則痛苦的是你自己。

W：是啊。改變不了他的態度。

D：改變不到。

W：便改變自己。

D：改變自己。

W：對啊！比如吃飯人們吃麻辣火鍋，我不喜歡吃辣的，就不要走過去。

D：不要自討苦吃。

W：我便找你吃飯。

D：吃雪糕，所以吃到現在一百八十八磅。

W：你也不是很肥胖，你高大。

D：五尺十寸，肥在肚上。

W：都要做運動了。

D：要做運動。

W：至於家人……

D：家人是最重要的。

W：家人怎樣幫助？實質上有什麼做得到的？

D：實質做到的很簡單。第一當患者出現問題時，要有包容心而不是指責，要抱關懷的心而不是罵人的心。

W：這個很重要。

D：以及要鼓勵他重新康復去面對。要有耐性、愛心、包容、寬恕和體諒。

W：我覺得你說的有一個詞語挺好，耐性。

D：耐性很重要。

W：因為有些家人很心急的，「明明看到呀邊個已行得走得、又做到野，沒有事的了，還不叫他去做多些東西？」可能他還未預備好，而我們不夠體諒，不夠忍

耐，沒想過或者人們需要再休息多一會。

D：是的。

W：家人會說：「抖什麼呀，一百八十多磅還抖，肚臍這麼肥胖，不要抖啦！」逼使你做一些你不喜歡做的東西，傷害你。

D：會傷害我。我媽媽能夠體諒我，家裡有某個親人對我們很好，但是他不懂得體諒人，很心急，脾氣不好。

W：所以正如你所說要學習一下怎樣忍耐。最後想問一下：你有什麼夢想呢？

D：夢想有很多，因為天生是理想主義者、完美主義者。

W：一個，一個。不能太貪心的，一個現在最想、最快實現的。

D：或者最快實現的是找到合適的女朋友或妻子。

W：好啊！等一下，你的意思是她跟你都是有這些病或者是健全人士呢？還是你也沒有所謂，是否康復者都可以。怎樣？

D：我們基督徒相信緣份是上帝安排的，一個康復者配一個健全人士沒有問題，最要緊是她明白我的處境，能體諒、能接受。

W：同理心。

D：同理心。接受、明白。

W：如果她是健全人士，她的爸爸媽媽對你說：「廖先生你有這樣的背景，不行啊！到時候會否照顧不到我的女兒？」你會怎樣？

D：就要努力在自己的工作方面，更進一步證實已經康復並重投社會，已經創造了很多成功，下一步就是創造家庭，要給她放心，要自己闖出來。

W：厲害、厲害！我最欣賞的人就是能獨立，看似很困難，路是很漫長的，有什麼所謂？自己試下闖出來、衝出來。

D：所以很多人問我還沒有結婚，何時結婚，我常用一句解答來自己的心路歷程，

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。」起義失敗，繼續革命，終有一天成功。今天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，辛亥的精神永遠留存下去。

W：說真要得到別人接納是需要時間的，但我們不要迫自己今天有困難明天就全都解決；根本從來沒有人要求過。所以無論是身邊的家人或是聽眾，如果你自己本身有這些健康上的困難，不要迫自己即時解決，好似 Darwin 這樣，他也經歷了二十八年時間，現在才可以這麼健康開朗地坐在我身邊，跟我們分享。時間差不多了，下次有機會請你上來分享一下其他事情。

D：沒有問題。

W：謝謝你。

D：William 我有少少的請求，你能讓我作過的一首詩作為完結嗎？

W：可以，是什麼詩？解釋一下。

D：我畢生崇拜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的。

W：聽到啊。

D：首詩命名為「神州歷劫」，是二零零五年寫。當時孫中山先生推行國民革命一百二十五周年悼念寫出來的。

W：好啊。

D：詩的意思是什麼呢？我就說「風雨飄搖百廿載，神州歷劫起干戈，總理長眠英雄塚，遺愛人間中國夢。」作一個中國人的心情，追隨國父的心情。

W：我最喜歡最後的夢字。

D：夢字 Dream。

W：每一個人也需要有自己的夢。

D：沒錯。

W：我祝福你願望達成。

D：多謝你。

W：祝福你。

D：多謝你。

W：下次再有機會分享。

D：我也祝福大家。

W：好，再見。

D：再見。